

形聚乡愁·

花窗

文昌义门村陈家宅的花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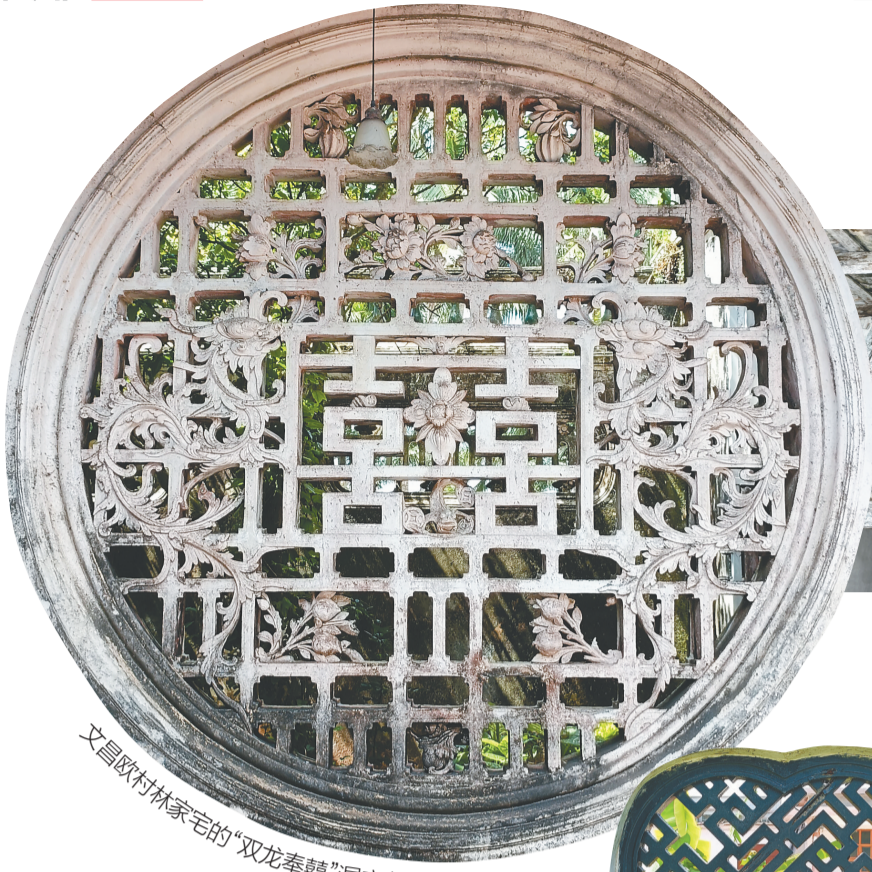
花窗小景藏乾坤

■ 文图 王益友

窗是建筑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是建筑的眼睛。它不仅具有采光和通风透气的功能，还是一个量身定制的画框，既要装进花鸟鱼虫、枯木瘦石、亭台楼阁和小桥流水，也要装进四季烟火和山海星辰。海南传统建筑的窗户有圆有方，上面的纹样种类繁多，有风物瑞兽，也有几何图形，小空间里藏乾坤。



花窗上的木制直棂。



文昌欧村林家宅的“双龙奉囍”漏空花窗。



柿蒂纹花窗。

花窗上的纹样寓意

窗户的材质主要有石、木、瓷、铁、水泥、玻璃等，其大小和形式十分自由。花窗，可简单理解为有装饰功能的窗户，我们的祖先用一个“花”字概括了它丰富灵动的形态、多姿多彩的纹样。

在海南，传统纹样在花窗设计中运用得非常娴熟，方胜纹、风车纹、菱花纹、缠枝纹、喜字纹、寿字纹等组合花纹多运用于门楼或正室门楣的花窗上，体现的是威仪；卧室的窗户相对小，能有效保护房间的私密性，多为横竖纹的木制花窗或小规格的陶瓷花窗、水泥花窗；围墙上的花窗，多见圆形、扇形、柿蒂纹、冰裂纹等组合花纹，窗体略大；寺庙、祠堂的主体建筑通透明亮，装饰华丽，通常门窗一体，花窗也较大，多见龟背纹、柿蒂纹、钱纹、万字纹、风车纹等与其他祥瑞图案的组合花纹；书院或景区的古建筑，花窗多用冰裂纹、竹节纹、书卷纹等组合花纹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简易的水泥花窗在海南较为流行，上有双喜纹、方胜纹，也有喜鹊登梅等图案，最具特色的当数椰林风光，窗户上的几棵椰子树把海岛风情完美呈现。

在上述纹样中，海南人对万字纹、柿蒂纹、钱纹和扇形纹情有独钟，正所谓“万事如意”（“事”与“柿”谐音），方寸之间寄托着人们对吉祥美好的期待。海口琼台书院围墙上近十个扇形窗口，冰裂纹窗棂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学子“寒窗苦读”的求学时光。把视线转移到云洞图书馆的洞窗，想象力被进一步激发，极具个性的丝滑流动线条，不仅“裊”住了波澜壮阔的大海和气势磅礴的世纪大桥，也“锁”住了年轻人的心。

琼北火山石屋的窗户，或方或圆，一般年代越早洞窗越小，方形窗最小者宽20厘米、高30厘米，圆形窗最小者直径仅25厘米，既防台风又防盗贼，有些甚至不留窗。清末民初，火山石屋卧室的窗户开始逐渐变大，也更讲究美观，不过形式还是比较单一，多为方形，规格约为宽60厘米、高80厘米。目前，许多传统的火山石屋仍保留着唐宋时期的窗户样式——木制直棂窗花，木条等距排列，精巧、简洁、朴实，材质多为荔枝木、菠萝蜜木、龙眼木等。海南沿海地区受华侨影响较大，民居南洋风格明显，窗体相对大，形式也更丰富，其顶部多为拱形，并常沿窗边墙体进行灰塑、彩绘，展现出另一种美。

“海南第一窗”名不虚传

海南的南洋风格建筑，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。分布于海口水巷口、文昌文城文南街、儋州中和镇等地的骑楼，以及文昌符家宅、琼海蔡家宅等老宅，是南洋风格建筑的典型代表。这类建筑的花窗亦颇具特色。

海南骑楼的花窗，有“中西结合”“洋为中用”的营造特点。骑楼楼高多为二层到五层，凹阳台，其门窗为连续拱券装饰，有三角、半圆、尖顶等极具西洋和伊斯兰风格的造型，与传统的方胜、铜钱、灵芝、万字、喜字、寿字、花鸟，以及椰树、海浪、贝壳、海螺、鱼、船桨、热带瓜果等纹样巧妙融合，使西式的拱窗、券柱、彩色玻璃、铁艺窗饰本地化。骑楼窗体“内收”，不多占公共空间，符合琼籍侨商“三分生意，七分做人”的处世遵循。混合式的窗户，上部由铁线勾勒出线条，彩色玻璃镶嵌，下部为百叶窗，既通风透气，又能阻挡热带炽热的阳光。楼顶的女儿墙上常设置洞窗，这原本只是一种建筑装饰和抵御台风的过风口，如今随着游客纷至沓来，部分位于高处的洞窗，已成为骑楼老街的观景点。人们通过洞窗看街景，洞窗仿佛是一个迷人的万花筒，帧帧幕幕皆回忆。大亚酒店是民国时期海南最高档的酒店之一，“番客”回乡，下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亚酒店订房，生怕晚了订不上。最特别的是，酒店有一个大天窗，它像一个巨大的画框，“框”内时而艳阳高照，时而七星伴月，时而云卷云舒，时而斜雨敲窗。

在我国，“囍”字图案多用在婚礼上，文昌人却巧妙地将其运用到了建筑上。照壁、围墙、门窗，无处不“囍”，他们还在尺寸上进行突破，甚至与墙体等高，这在全国来说也是少见的。何谓“囍”？就是喜上加喜，一般指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，亦可延伸为家庭、事业双丰收。文昌市铺前镇美宝村吴家宅的“双龙奉囍”漏空花窗，为圆形，水泥雕塑，直径约2米，“囍”周边有夔龙、蝙蝠、祥云等配饰。文昌市文城镇义门村陈家宅的“双龙奉囍”漏空花窗，高宽约1.8米，中为“囍”，左右为一对卷草龙，上为一只蝙蝠和花团，

下为两头嬉戏的狮子，“囍”中间还有一枚“孔方兄”铜钱。此漏空花窗左右两边围墙上各有一个高约80厘米的实心“囍”配窗，“囍”上部勾勒着两朵海棠花。

在古代，修屋建宅几乎是海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。清末民初，“番客”们发家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修祖宅、盖大屋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水泥、木材等从南洋运回海南，其屋宅花窗用料讲究、制作精细。比如，文昌会文镇欧村林家宅的花窗，大小不一、式样繁多，从门楼门楣上的“双桂第”匾额花窗到二进正室门楣上的“九牧世家”堂号花窗；从横屋的七彩玻璃窗到山墙上的方圆花窗；从门楼的屏风隔断花窗到二进正室屋顶的“花开富贵”花窗，窗窗工艺精湛。最令人称道的是那对圆形的“双龙奉囍”漏空花窗，它们位于门楼后围墙两侧，对称并排，直径达2.7米，简直是花窗界的巨无霸。该花窗中间嵌置“囍”，“囍”左右各嵌一条卷草龙，并有传统的牡丹、蝙蝠、桃子等雕塑，还有海螺、石黑鱼衔钱、杨桃、番石榴等极具海南特色的元素。这对花窗历经百年沧桑，依旧保存良好，无论是在规格尺寸还是在工艺方面，都配得上“海南第一窗”的称号。

小窗“框景”景更美

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：“同一物也，同一事也，此窗未设之前，仅作事物观，一有此窗，则不烦指点，人人俱作画图观矣。”在海南传统建筑中，花窗也有“框景”的功能，它和庭院植物结合，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层次。

琼台书院内，12棵老态龙钟、形态各异的鸡蛋花树与一棵高龄白梅遥相呼应，引得蜂蝶翩翩起舞。通过围墙上的扇形窗口，可将院内景致尽收眼底，朱红明亮的檐柱、郁郁葱葱的花木、目光如炬的谢宝雕像，山石几处，盆栽几株，青竹几丛，窗外的环境再喧嚣，置身窗内亦能感受到幽静和安宁。奎星楼花窗上的方胜纹与蛙、鱼、鸟等黎族图腾元素相结合，唤醒了百年书院的地脉记忆。五公祠围墙上的方形、圆形花窗，映衬着这个文化地标的草木葱茏和瓦椽飞檐。

在海瑞文化公园，透过扬廉轩的扇形花窗观景，正前方是用火山岩制作的海瑞塑像，在兩排高大笔挺的椰子树的衬托下，“南海青天”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明的形象被呈现于眼前；向后看则是不染池和清风阁，“清似江水，质同钟山”，此时的扇形花窗就像一面镜子，从中能窥见先贤的高风亮节，感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。



海口海瑞文化公园的扇形花窗。